

第六章

海军建设的新篇章

海军首次党代会

一九五六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年代。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圆满结束和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同年，海军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则标志着海军创建时期的结束，从而进入成长时期。

海军建设经过近七年的艰苦创业，先后建立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青岛基地、旅顺基地（一九六〇年成立了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和旅顺基地归北海舰队建制）、十余所海军学校以及相应的领导机关和各业务部门。共拥有各类舰艇一千三百余艘，各种飞机三百六十余架，以及大量的岸炮、高炮。虽然这些武器装备特别是舰艇和飞机大多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水平，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一

支包括各兵种的、初具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几年来，海军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作战，解放了舟山群岛、万山群岛和嵊泗、东矾、台州等列岛。并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创造了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良好范例。在担负护渔护航过程中，海军部队也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共护航我国商船和来往我国的外国商船达五千九百八十六艘次，保护渔船四十四万多只次，安全地在海上进行了捕鱼生产。此外，还积极参加了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总之，在边打边建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海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总结海军前一时期建设的经验，研究提出今后海军建设的任务，并选举产生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年六月，海军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海军组建以来首次召开党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海军各兵种处在逐步组建过程中，各种工作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加上海防斗争比较紧张，因此没有开过党的代表大会，而是一般地采取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形式总结工作、解决海军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海军党委成员也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领导研究确定报上级批准的。当然，召开海军党代表大会，酝酿是比较早的。还在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海军就准备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召开海军党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发生了高、饶反党事件，全党集中解决高、饶问题，八大便推迟

举行，海军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与之顺延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我作为党的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的。会议确定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结束后，我们便在传达贯彻会议过程中，抓紧海军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大约在十二月下旬，我们就收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选举党的八大代表和名额分配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总政通知精神，海军党委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下发了《关于召开海军各级党代表大会与选举八大代表的通知》，决定在海军中召开海军一级，舰队甲级基地、航空兵部、长山要塞区、各学校、海直一级，及上述单位所辖的相当于师、独立团一级的三级党代表大会，并规定每两百名党员选举出席海军党代表大会一人。

当时，海军共有团或相当于团一级单位的党委一百七十多个，师或相当于师级单位的党委五十个，相当于军和军以上党委六个。这些党组织根据海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于三、四、五月分别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出席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由七十七名代表组成的东海舰队代表团、四十名代表组成的南海舰队代表团、四十八名代表组成的青岛基地代表团、二十一名代表组成的旅顺基地代表团、四十五名代表组成的航空兵代表团、二十八名

代表组成的长山要塞区代表团、三十三名代表组成的学校代表团、十五名代表组成的机关直属代表团，总计三百〇七名代表，代表全海军五万一千四百三十多名党员，在北京聚集一堂，总结海军建设七年来的经验，商讨海军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是海军组建以来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聚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各大单位、各个兵种的主要领导人；有战斗英雄，还有在海军各个部门、各个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的优委党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当时，海军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在西郊已经落成，后勤部先搬进去办公。大会会场就设在与办公楼同时落成的那座简陋的礼堂。由于招待所较小，容纳不了许多人，因此部分代表就住在后勤部干部宿舍。代表们来京后，我到后勤部干部宿舍看望大家时，提出海军正处在建设时期，条件还比较艰苦，希望大家谅解。代表们都表示能够理解。记得当时还有一件小事，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准备工作中，有关部门曾就代表大会的伙食标准问题提出每人每天一元钱，个人交八角，后勤部补贴二角。组织部长边疆同志提出，党代表大会应该率先贯彻勤俭建军的原则，伙食标准每日每人八角，不补贴为宜。海军党委在研究时，同意边疆同志所提建议，并指出：要保证会议代表饭饱水足，不生病，在勤俭节约方面为海军指战员树个榜样。这虽然是一件极小的事，但细微之处见精神，反映了海军第一次党

代表大会在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方面是作了表率的。

会议从六月九日开始到十七日结束，历时八天，会议代表不少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利用中间的一个星期天，组织大家游览了北京城里的名胜。在这次会议上，我致的开幕词，苏振华同志作工作报告。之后，大会从五个方面即：海防斗争、军事训练、干部工作、政治工作、物质技术保障等，总结了海军前一段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任务。经过与会代表的认真、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海军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并选举产生了海军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五名代表和三名候补代表。

会议期间，我向毛主席报告了海军党代会的情况，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给了会议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

我在这次海军党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海军建设的方针问题。我提出海军以发展空、潜、快为主的建军方针，是完全符合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对于这一建军方针，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按照这一建军方针来加强海军战斗力量的建设。应该说，海军建军方针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几年来海军建设都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只不过最初提出的海军建军方针在文字的表述上没有象这次党代表大会所提的简练，但意思是一致的。在贯彻海军建军方针过程中，

尽管具体内容上曾有些变化，也有过争论，可海军领导在总体认识上并未发生过大的矛盾，思想基本是一致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首先，作为海军首次党的代表大会，对于今后海军建设要否继续贯彻已定方针，需要大家认真讨论研究，以便统一党内思想。其次，当时海军发展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各国海军一般趋向于水下和空中发展，即发展速度快、有防护原子武器设备的、能够发射新式鱼雷和火箭的潜水艇和驱逐舰，同时大量发展海军航空兵。这就使得我们在如何继续贯彻海军建军方针方面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如何更好地学习世界各国海军的新成就，并从中吸取对我国海军建设有益的东西？对于国家为海军建设而建立的工业，如何在不断改进科学技术的情况下，及时提出改进海军装备的建议，以及如何根据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重新考虑空、潜、快的比例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特别是几年来海军建设的实践，使我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都深切体会到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密切联系。海军建设必须建立在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国家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海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时，海军建设又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部分，要在国防建设的统一计划安排下进行。对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阐述得十分透彻。我们在学习时，感到特别亲切，也使我们的思想更加开阔起来。大会期间，我们以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结合海军建设的实际，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提出了“三个服从”的方针，即大会决议中所写的：“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海军的方针（因为当时军委提出以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在海军建设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地发展其它各兵种的方针”。这就是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海军建设的方针。

二是关于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问题。我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的问题，而提高一步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加强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有计划的进行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这就是今后海军建设的经常性的中心任务。提出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本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武器装备的使用。一九五六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国家工业迅速发展之际，海军不断得到新的装备，当年就接收了新造舰艇六十余艘，急需培养大批技术骨干。海军经过前几年围绕打技术桩子而开

展的突击学技术，学习科学文化，抓技术训练，使各兵种部队，各学校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多数干部在各自的专业方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初步的海军业务技术知识，那种完全不懂海军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变。但是，海军干部已有的业务技术水平，对于熟练地掌握已有的技术装备和完成复杂的业务工作任务来说，则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以一九五六年海军发生的事事故为例，在发生的舰艇和飞机事故中，其中指挥不当或航行指挥不当者，占百分之五十八，反映了部队的技术水平是不高的。技术水平不高，又影响战术水平的提高，因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是技术的灵活运用。显然，技术这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提高战术水平，增强海军的作战能力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始终认为并反复强调，搞好海军部队的军事技术训练，是国防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有了好的武器装备，如果不会使用，开不动，打不准，这些东西就等于一堆废铁。必须大力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平，过好技术关，然后再过战术关。

另一方面是武器装备的改进。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这两年中，按照“六四”协定的规定，从苏联进口的舰艇装备零件及图纸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陆续装配制造了一部分舰艇。在装配制造过程中，已经深感对技术掌握的重要性。特别是当首批舰艇试航发现一些问题时，技术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提出改进原设计方案以及具体改进过程

中，无不取决于对技术掌握的水平。尤其是我们进口武器装备的零件和图纸的目的是为了在装配制造过程中熟练地掌握设计和制造的本领，以便今后能够较快地自行设计制造出适合我国使用的武器装备。因此，掌握技术对于海军的装备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海军的武器装备发展，必须也只能建立在我们自己已经掌握的技术基础上，掌握的技术水平越高，发展也就越快，否则发展就没有基础。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基本方面的考虑，我们才把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当作海军发展的基本问题。

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结束不久，我便作为军队选举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议期间我认真学习和领会大会精神，感到海军第一次党代会是完全符合“八大”精神的，特别是海军党代会提出的“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与“八大”提出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两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八大”结束之后，海军上下全力贯彻“八大”精神，海军各部队、院校、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学技术的热潮在海军部队、院校进一步兴起，大批技术能

手的涌现，使海军训练水平逐步提高，战斗力不断加强。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九日，我们在北京召开了海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来自海军各兵种、各部队、各院校的四百八十八名代表，在一起总结交流了军事训练和院校教学及其它工作中开展技术能手活动的经验，检查了存在的问题。三月六日下午，毛主席和贺龙元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海军积极分子代表，并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与代表们合影留念。实践证明，在海军创建时期结束后进入成长时期的一开始，我们就在原来抓打技术桩子的基础上抓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这完全符合海军建设的客观规律，抓这个问题，加速了海军建设的速度。

周总理海上阅兵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是我军建军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年大庆，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接受中央领导检阅。我于节日前夕来到青岛基地参加并检查在建军节这一天举行海上阅兵的准备工作。

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在这里开会，有两个会议，一个是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是毛主席主持的、先开的。一个民族工作座谈会，这是由周总理主持的、后开的。我去看望毛主席时，扼要地汇报了青岛基地的建设和这次海上阅兵的准备情况。我说，海军经过近八年的建设和训练，

装备方面有很大进步，技术、训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这次在青岛举行的海上阅兵，空、潜、快主要的海军兵种都要出动。毛主席听后很高兴，当即表示要看看海军。

八月的青岛，虽值盛夏，但却不炎热，特别是早晚，海风阵阵吹来，颇有些凉意。不知是主席不适应青岛的气候，还是游泳时着了凉，结果感冒了。主席就委托周总理代表他检阅海军青岛部队，并确定检阅的时间在八月四日上午。当我把周总理将代表毛主席检阅海军部队的消息告诉青岛基地的领导时，大家都很兴奋。为使总理能看到海军各类舰艇，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率领我国自行装配的护卫舰“昆明”号和另一艘军舰由上海赶来青岛。青岛基地司令员马忠全担任检阅总指挥。检阅方案是我们大家一起研究拟定的。

八月四日早晨，我起得格外早。早饭后，各部队的队伍陆续来到了码头。还不到八点，由青岛海军基地机关、学校、部队组成的军官队伍已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码头上。我向马忠全同志了解了准备情况，得知一切工作都准备完毕后，便前去迎接总理的到来。我向总理汇报了检阅议程。总理听后说，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不过要抓紧时间，下午的会议（民族工作座谈会）我还要讲话哟！

九时多一点，总理来到了海军码头。当时，随总理同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还

有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同志。

总理来到海军码头后，检阅总指挥马忠全向总理报告并请总理检阅军官队伍。总理检阅了码头上的军官队伍，又乘检阅艇驶出大港。这时，胶州湾海面，一艘艘舰艇和潜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舰艇全部挂满了旗，旗下指战员列队立正站定，接受周总理的检阅。总理站在检阅艇上，每经过一艘舰艇的前面都向官兵们致节日的问候。“同志们好！”，“总理好！”的声音响彻海空。

检阅完海面上的各舰艇指战员后，总理登上了检阅旗舰。旗舰上的官兵在甲板上列队迎候。我代表海军指战员向总理致欢迎词，我说：“敬爱的周总理，今天我们怀着庄严和愉快的心情，接受您的检阅。我代表海军全体指战员向总理致以崇高的敬礼和热烈的欢迎！”

海军建设八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已经成长起来了。在保卫祖国的海防上做了一点工作，但是距离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还很远，须要继续不懈的努力。总理这次对我们的检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史上最大的光荣，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我们将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建设一支海上战斗力量，保卫海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我向总理致了欢迎词后，总理向指战员们讲了话，总理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同志，全体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多年了。三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英勇艰苦的斗争，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保卫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依靠这支军队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人民还必须依靠这支军队保卫祖国安全。”说到这里，总理稍顿了一下，继续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你们在建设海上武装力量上，在保卫海防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祝贺你们！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国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你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周总理洪亮的声音在胶州湾海面回荡。总理讲话结束后，便开始了海上分列式。两驾水上飞机从旗舰右侧滑翔起飞，摇摆着机翼向总理致敬。接着，潜艇编队、猎潜艇编队、快速炮艇编队、鱼雷快艇编队依次驶过，海军航空兵的歼击机群和水雷轰炸机的编队越过上空，总理含笑点头称赞。

最后，又进行了潜艇表演和航空兵的跳伞表演。历时

两个多小时的海上阅兵式圆满结束。总理始终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受阅官兵一致请求总理为海军题词留念。总理欣然答应，挥笔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长和壮大！希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海军而奋斗不息！最后，总理与受阅官兵共同合影留念。

我一直珍藏着这次检阅时与总理的合影，并把他放置在房间的最显眼处。虽然，岁月的流逝磨去了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但对这次总理检阅海军，我却一直记忆犹新，甚至是每一细节，我都历历在目。这是因为海军的建设，倾注了总理的心血，海军的广大指战员将永远铭记在心。

总理检阅海军后，毛主席感冒渐好，又接见了青岛基地大尉以上军官，还和我们一起照了相。一连几天，我的心情都不能平静。我感到，这次主席接见、总理海上阅兵，实际上是对海军装备和训练成果的一次检阅。检阅中虽然空、潜、快主要海军兵种都出动了，进行了一些表演，主席和总理也给予很大的鼓励，但这些大都是基础科目单一表演，说明我们的训练水平还不高。我想，海军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提高，不是光靠海军能解决问题的，在海军武器装备一时还不能得到显著改善的情况下，设法提高训练水平，熟练掌握军事技术，这却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海军一次党代会后，虽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仍然有很大差距。

为了进一步提高海军各兵种的军事技术水平，在总理检阅完海军之后，我没有立即回北京，而是用了近二十天的时间了解青岛基地、长山要塞区所属部队的训练情况，分析研究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听汇报、开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的方式，我了解到舰艇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海训练少，守旧、长期停留在码头训练，停留在老海区训练，停留在基础科目的训练。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干部思想上留恋岸上的生活情绪，怕出海、怕吃苦。显然，这个问题不解决，舰艇部队的训练水平就难以提高。为此，我在青岛基地讲话提出：舰艇干部要坚决克服不愿出海、留恋岸上的生活情绪，大力加强出海训练，确定以海洋为家的思想。同时，我还提出，基础科目训练基本完成后，就必须加强合练，特别要加强远离基地的合练。因为现代海上战争是在三度空间即空中、水面、水下进行的，训练中如不加强合练，战时就不能协同作战。

从青岛回到北京后，海军在九月二日召开了训练会议。会上，我再次强调指出：建立海上的战斗力量，必须在海上训练和锻炼部队，要做海上之鹰，飞到海上去，在海上生长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这次训练会议确定，海军的训练今后转入以战术训练为主，以合同训练为中心。并要求，凡具有一定专业技术基础的部队，都应进一步加强海上训练，实施以战术训练为主的海上合练和远航训练。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加强训练难度，提高部队的

应战能力，以形成空、潜、快的整体战斗力。

为实施以战术训练为主的海上合练和远航训练，各舰队和基地的领导都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努力。他们亲自率舰出海训练，如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率领六十二艘舰艇进行的大编队海上航行训练；南海舰队司令员赵启民率领二十艘舰艇进行的远航训练；青岛基地司令员马忠全率二十艘舰艇进行的海上编队科目训练；还有潜艇部队司令员傅继泽率领的四艘潜艇进行的转移基地训练等，他们在海上最长时间达七十三天。通过编队远航训练，使多艘舰艇在海上停泊、航行、攻击、防御时能够协同一致，大大提高了编队指挥所和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使部队掌握的基本技术更加熟练和巩固了，同时也培养了干部战士海上生活习惯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炮击金门

一九五八年七月，国际形势趋紧。英美两国为了维持其在中东的殖民利益，悍然出兵干涉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七月十五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三个营登陆黎巴嫩首府贝鲁特。两天后，英国军队空降约旦。此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策应英美在中东的军事入侵，开始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他们在我沿海地区制造事端、频繁骚扰，还连续组织海军演习。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接二连三地到金门、

马祖地区活动。

为了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英美的侵略行径，当时我国各大城市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海军机关的官兵，参加了北京举行的示威游行。

七月十八日，我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军队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对英美的侵略行径应采取的措施。会上，毛主席讲话指出：对中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的支援，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为了起到牵制英美军事力量，严惩国民党当局，会议决定对金门、马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实行打击。记得当时毛主席说：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他两三个月。

这次会议之后，解放军总参谋部很快作了战斗部署。下达给海军的任务主要是协同陆、空军，以海岸炮兵打击敌人的运输、战斗舰艇，控制敌舰船的停泊点和飞机场，压制敌远程炮兵阵地；水面舰艇则在海岸炮兵协助下相机打击敌航行和停泊的舰艇，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海军航空兵配合空军作战，夺取福建沿海的制空权。承担作战任务的主要是东海舰队。

任务明确后，我们当即议定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同志担任海军参战部队的前线指挥员，并急电要他迅速来京领受任务。彭德清同志来京后，我向他布置了作战任务，同时确定了兵力集结地——厦门。这里离金门较近，最近处距小金门仅六公里，岛上目标均在我炮火射程之内。

当时，我们海军在厦门的部队是一个水警区，所属兵力有：巡逻艇二十九大队，共有五十吨级护卫艇八艘；登陆艇两个中队，拥有二十五吨级登陆艇八艘；还有岸炮八个连配有130毫米岸炮二十九门、100毫米岸炮四门、76.2毫米岸炮两门，共计岸炮三十五门。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金门设有防卫部，下辖六个步兵师、两个战车营，共计八万余人，分居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九个岛屿，在海空军配合下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的兵力，在作战准备和作战过程中陆续抽调了部分部队参战，有鱼雷快艇第一支队，这是八月四日夜由上海秘密装上火车，隐蔽伪装后迅速运往厦门。快艇装车过程中，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赴现场指挥布置，使这一行动得以顺利完成。六日，火车运载的鱼雷快艇抵达厦门，即卸车下水，进入战备状态；八日，高速炮艇大队驶抵三都，十三日，三个中队分驻娘宫、后渚、厦门；十七日，鱼雷快艇第三大队驶抵三都，之后两个中队进驻娘宫待机。

所有海军参战部队，统由海军东海舰队福建前线指挥所指挥，下设云顶岩、东屏山、三都澳、围头、镇海等几个指挥所。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炮击金门的战斗正式打响了。驻厦门地区的海岸炮兵在福建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协同陆地炮兵炮击八十余分钟。这次炮击一举击毙

敌“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赵家骧和“澎湖防卫部”中将副司令吉星文。二十四日，我舰艇部队又在岸炮配合下取得了击沉“台生”轮和重创“中海”轮的战绩。我损失鱼雷艇一艘，艇长以下七人失踪（五天后，被渔民救出五人）。

当时，我正在北京研究派海军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一事。这也是海军的一件大事。炮击发起后，前线的战斗使我有些坐卧不宁，虽然几乎每天都有“战报”报来，但这却使我赶赴前线的心情更加急切。一经赴苏代表团人员基本确定，我便立即乘上南去的列车。随我同去的还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和另外几个同志。他们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特别是张学思同志，他在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的两年间，极为关心海军建设，几次给海军党委和我写信，汇报学习体会，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此刻，他作为海军副参谋长，关心前线的急切心情并不亚于我这个司令员。经历过长期战争的人大都有共同的“习惯”，自己所属的部队在前线作战，指挥员是决不会远离战场之外袖手旁观的，更何况炮击金门决非一般的战斗。虽然我们直接打击的对象是国民党台湾当局，但却牵扯着美国的每一根“神经”。首次炮击金门之后，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对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意图都不摸底，特别是美国十分紧张。据说，当时美国方面认为，这可能是我方作为向台湾发动进攻的前奏。他们在向台湾海峡增兵的同时，国务卿杜勒斯于九

月四日发表声明，表示要“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金门和马祖的有关阵地”。为此，我国政府在发表十二海里领海线声明的同时庄严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在北京待得住呢？

我与张学思等几位同志来到福建前线厦门指挥所后，彭德清同志扼要介绍了炮击以来的情况。记得彭德清还讲了战场救护暴露的问题，主要是后方医院离战场太远，部分重伤员在救护所紧急处置后的转运途中，增添了颠簸之苦，延误了救治时间。他要求在附近建一所医院，及时抢救伤员。我当即表示将设法解决。之后，我们看望了伤病员。

在看望了伤病员之后，我更加急切地想见到前沿阵地的情况，彭德清同志担心发生意外，不让我去，并说不论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可以找人来谈。我说：前沿阵地指战员在浴血奋战，我们怎么能就此止步呢，一定要看看同志们。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了床。实际上来到福建前线后，睡眠一直很少。早饭后，我立即叫来了司机，简单地布置了任务后，便拉上了张学思同志上车出发了。车上，张学思同志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一个劲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吉普车沿着起伏的山路颠簸行驶，爬

过几个山坡之后，战场的痕迹就处处可见了。这时，张学思同志已完全明白了，兴奋地对我说：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实际上我们俩想到前沿阵地的心情是一致的。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东屏山指挥所，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岸炮阵地。我与张学思同志刚到一会儿，彭德清同志就急急追来了，并要我们立即进掩蔽部。我说既然都来了，咱们就一起好好看看吧！

从这里隔海向金门望去，金门岛在云雾笼罩下显得模模糊糊，隐约可见由金门向外延伸的一道海湾和海湾这头的小金门。借助手中的望远镜可粗略看到岛上被我炮击后的残墙断壁，一派狼藉的景象。这时，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只听“咣咣”几声巨响，几十发炮弹在附近的山头爆炸。彭德清问我：是不是反击一下？我说你下命令吧！随后我岸炮阵地一阵炮火就将敌人压了下去。之后我们又到了围头、云顶岩几个指挥所，看望了指战员，检查了防护措施。鉴于前线几个指挥所比较分散，为便于指挥上的方便，根据彭德清同志的要求，给指挥所解决了两辆小车。同时为了及时抢救伤员，我会同有关部门决定立即组建一所医院。

记得当时我们与指战员们交谈时，大家提了好多问题，觉得想不通。诸如，为什么只进行炮击，不发起登陆进攻，收复敌占岛？为什么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我们却只能打蒋舰不能打美舰，等等。为了使广大指战员

们能够理解我们这次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我在厦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厦门市部分地方干部也参加了。会上针对指战员们所提的问题，讲了我对此次封锁金门战略意图的理解。我着重从牵制美国军事力量、惩罚国民党台湾当局，讲了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是以夺取敌阵地为目标的一般军事行动，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次军事行动，其目的一是支援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处理，决不允许他国涉足。我说，比如九月七日的战斗，美国驱逐舰直接护送国民党军舰到金门港南面的料罗湾卸载。我们为了打击美国的挑衅行为，遵照军委指示，实施了猛烈炮击。护航的七艘美国军舰不顾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求援，迅速向海外逃窜，这不仅使美国军舰再不敢进入我炮火射程之内护航，更有利于由中国人民解决中国问题。

在前线期间，我在听取各方面汇报的同时，还重点听取了两次水面舰艇海上作战的情况汇报。一次是八月二十四日击沉“台生”轮和击伤“中海号”登陆舰的战斗，另一次是九月一日击沉“沱江”号猎潜艇的战斗。两次海战都是在我来前线之前进行的。我向彭德清同志提出要好好总结一下这两次海战的经验教训。这样既有利于我水面舰艇部队在今后的海战中更有效地打击敌舰船，也能够为解决海军作战的基本方式、开展海上破袭游击战提供可行性的依据。汇报时，大家从不同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

是对九月一日的海战，有的同志提出虽然我们击沉了敌猎潜艇“沱江”号，但是却损失了两艘鱼雷艇，不能说是成功的。对此，同志们还发生了争论。听了大家的汇报，我认为，两次海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成功经验主要是采取了隐蔽突击、出敌不意，集中兵力近战夜战，并利用天时地利，灵活机动作战。说明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思想对海军也是适用的。而失误的教训正是在配合与协同上出了问题。所沉的两条鱼雷艇不是被敌人击沉的，而是自己撞沉的。说明我们的海上协同水平还急需提高。在汇报会结束时，我提出希望大家在今后战斗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思想，创造海上破袭游击战的成功战例。

我们在福建前线近半个月时间里，正是炮击金门战斗的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段对金门的封锁，使美国和国民党台湾当局陷入困境，金门之敌在我军事打击与封锁下更是困难重重。这段时间，金门敌军的总补给量为四千七百七十二吨，平均日补给一百零八吨，只是封锁前四百吨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二。九月十四日后，虽然日补给量增加到一百七十一吨，但也只是封锁前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七，基本达到了封锁金门的目的。之后，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十月六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以为生计。同时，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

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保护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从此，封锁金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企图逼国民党从金门、马祖地区撤兵。同时，在华沙谈判中，玩弄所谓“停火”的阴谋，以求在金、马脱身，换取侵占我国台湾的合法地位。针对美国这一阴谋，党中央采取了新的决策：留住金门，拖住美国，以利于通盘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十三日，我国防部又向福建前线部队发布命令，指出：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命令中还指出：“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这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更加暴露。其间，杜勒斯亲赴台湾谈判，在他赴台途中，我国防部于十月二十日发布命令，指出：台湾当局从十九日夜到二十日晨在金门海域引进美军护航，我军恢复炮击。命令指出：中国人民的事绝不允许美国人插手。十月二十五日，我国防部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进一步揭露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号召中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此后，我军便转入正常战备。

炮击金门之战，历时四十一天。海军参加封锁金门的兵力计有十三个岸炮连、五十八艘鱼雷艇、三十六艘护卫艇、六艘猎潜艇、八艘登陆艇和五十三架飞机。其间我海岸炮兵和舰艇共参加了五次大规模炮击，几十余次中小规模炮击；水面舰艇部队进行了三次海战。共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五艘，击伤各类舰艇十七艘，击沉水陆两用输送车十八辆，击伤运输机三架，毙伤敌人六百余名，协同陆军炮兵共毙敌五千余人。我海军伤亡一百零五人，沉鱼雷艇三艘，伤护卫艇两艘，损坏火炮三门，消耗100、130炮弹一万五千多发、鱼雷二十四条。

金门之战，在福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较好地体现了中央、军委的意图，达到了预期目的。海军参战队在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岸炮与水面舰艇协同作战的能力，圆满完成了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海上破袭战

如前所述，海军经过创建阶段，到一九五七年前后，初步形成了由少量驱逐舰、护卫舰和一定数量鱼雷快艇等舰船组成的水面舰艇部队，以及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和岸防部队等，在协同陆空军胜利完成解放被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除台、澎、金、马、东沙、南沙等岛屿以外的沿海岛屿，担负了护渔、护航和保卫祖国领海等任务，并逐步

积累了一些海上作战经验。在此基础上研究帝国主义从海上侵入我国时，海上作战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在具有武器装备优势和实力强大的对手面前，怎样才能发挥我之所长，积极配合陆战场作战。这个问题，在海军首次党代会和稍后召开的党的“八大”结束后，一直在我脑际萦绕。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带着上述问题来到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进行考察研究。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是一九五二年设立的，主要培训海军中高级干部。当时海军系正处于将扩大为独立的海军学院的准备过程中。我除了以一定时间研究解决有关成立海军学院问题外，主要的时间是用来探索海军在未来卫国战争中的海上作战问题。其间，根据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认真阅读和研究了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有关我军的战略战术的著作，结合人民海军创建以来的历次海战经验，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海军的成功战例，特别是苏联海军在卫国战争中的作战经验。经过与苏联海军专家、海军系的教员和学员们座谈讨论，使我对未来海上作战的形式，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在同年六月十三日军事学院海军系党委扩大会议上，我提出未来海上作战的形式应是以分散的海上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相结合，海上破袭战与沿海抗登陆战相结合。之后，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封锁金门作战的实践和战斗经验的总结，经过海军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以及一九五九年海

军党委一届六次全会的讨论，上述海军作战形式在我思想上更加明确。我提出上述海上作战形式，主要是根据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与军事态势，敌我力量对比，我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因素，扬长避短，综合分析的结果。其基本依据和内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我国面临在海上被包围封锁的国际环境与军事态势。

美国一直把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看作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中坚，新中国的成立是美国这一亚太战略（亚洲、太平洋战略）的破产。经过朝鲜战场较量，美国企图用武力挫败“共产主义进攻”的迷梦又被打破。五十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他的亚太战略，建立起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台湾、菲律宾到东南亚的“东方弧线”包围圈，先后与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英国、法国以及台湾国民党政权，订立了双边或多边条约，派重兵侵占我国台湾。一九五五年美国参众两院又悍然通过授权其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这样，就在我国当面海上构成了以地缘为基础的战略体系。这一体系对我国包围态势由三道防线组成：第一道防线是南朝鲜、台湾和南越三个进攻桥头堡，部署有大量地面兵力；第二道防线是日本、冲绳、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是整个战略体系的部署重点，配置有中程导弹基

地，海军和战术空军；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马利亚纳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是战略体系的前进后方，部署有战略空军和海军后方勤务兵力。夏威夷则是这一防御体系的中枢，控制有两个师的战略预备兵力。整个战略防御体系正面宽五千五百余公里，纵深八千余公里。当时美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约五十万人，部署在这一地域。其中地面部队有五个师；舰艇四百余艘约一百七十万吨左右，占美海军作战舰艇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空军九个联队、飞机一千三百架左右。我们的对手是想在亚太部署起一道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防线，对新中国进行封锁遏制，将海空侦察巡逻兵力抵近我领海线附近，展开了一副战时进攻的阵势。如果一旦对我进行大规模进攻，其战略企图可能是：首先对我进行疯狂的战略性轰炸，毁灭我军事工业基地、政治中心、交通枢纽、海军基地、陆地机场，以及其他的战略要点；尔后在沿海登陆，占领海港、机场、战区及战略要地；最后向我纵深及大后方进攻，直到占领我全部国土。

我们对手的部署态势与企图，无疑占有极大的优势，但也明显地存在不可克服的弱点。首先，其第一道防线在我近海范围内，便于我依托岛岸实施近海歼敌，南朝鲜、南越又连接陆地，便于发挥我陆军之长；第二道防线在我中海范围内，（当时对近、中、远海的划分是：距我海岸二百海里以内为近海，二百至六百海里为中海，六百海里以

外为远海。)我远程航空兵、潜艇可经常出击。第二，他们处于弹丸之地，岛屿上的港口、机场，防御较脆弱，易遭破坏，一旦遭我破坏，很不容易恢复，亦无回旋伸缩余地。第三，基地分散，后方供应线长，百分之九十九的物资依靠海运。对手的这种弱点，成为考虑我之作战形式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我海军仍是一支技术装备落后的轻型兵力。

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海军武器装备从依靠接收国民党海军的旧舰和改装商船，购置装配外舰，到独立制造小型舰艇，建立起一支由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和岸防部队组成的海上轻型兵力。确立了以空、潜、快为主的海军建设方针，同时均衡地发展其它类型的舰船，以建立一支精干的海军为目标。但当时我国海军仍是一支常规装备为主的海上轻型兵力，主要武器是火炮，鱼雷和炸弹。以这些武器打击在沿海进行袭扰活动的台湾国民党海军舰艇，进行护渔护航作战，还是可以应付的，但要对付技术装备优势于我的对手，在装备上我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为了逐步改变这种情况，海军在一九五九年提出了一个十年建设计划，建设的目标要向着以导弹技术装备为主的方向发展，提高海军兵力的打击能力。当时，我曾想，按照海军建设的十年规划，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将拥有一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虽然由于国家经济和技术条件，在短时间内装备的总状况还不可能有多大改变，在技术装备

上敌强我弱的状况也基本上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世界强国海军已经装备了导弹的情况下，研究我国海军的作战形式，就不能仅限于我们已有的装备，还应该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因此，海上轻型兵力在常规条件下和原子武器装备条件下，如何进行海上作战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两种条件下的海上作战，就其本质说实际是近距离海战和远距离海战的问题。

装备火炮、鱼雷、炸弹的军舰和飞机都是近战兵力，按照当时的力量，这些兵力具有保障领海安全的能力，但水面舰艇只不过在领海内打过一些仗。而潜艇虽能在较远海区作战，但从建设以来还没有战斗实践。因此，总的说来，这支海上轻型兵力还没有离开过近岸海区，是协同和支援陆军作战，与守卫部队共同构成整体防御体系。

装备导弹武器的军舰和飞机，发现目标和使用武器的距离及杀伤威力都大大增加，也改变了舰艇对比关系，为小艇攻击大舰提供了现实可能。由此，也产生了对战术的新要求，战斗距离大大改变，战斗纵深大大扩大，纵长、横宽、分散、机动，成为装备导弹武器舰艇与飞机的战斗队形的主要特点。海上防御纵深也由此增大。

上述情况的出现，为在中远海区独立进行海上战役战斗和协同陆空军在近岸和近海海区打击敌人，提供了理论和实际可能。同时要求海军兵力在使用、编成和训练上，须根据舰艇的作战半径和装备情况，区分为在近海作战的

兵力和在中远海区作战的兵力。

三、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沿海抗登陆作战相结合是未来海上作战的一种主要作战形式。

经过对各种情况的仔细分析，当时我认为，我们与强大对手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弥合，敌强我弱状况决定我们海上作战的战术，不能作堂堂之阵的大编队对垒，只能利用突然性，用破袭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之有利条件，利用和制造敌人的不利条件，进行持久作战。同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对敌人实施集中打击的歼灭战，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求得最后歼灭敌人。

在敌人向我进行大规模登陆进攻时，海军应在军委意图下积极配合陆、空军进行抗登陆作战，把主要打击放在敌上陆阶段。在我海军力量尚薄弱之时，我们难以在中远海对敌进行主要打击。在敌拟上陆的近岸海区，可利用我一切力量协同陆、空军进行有准备的作战，以逸待劳，歼灭敌人，是有可能的。

在敌人一旦从海上侵入我国国土之后，敌我形势将会发生很大变化，敌人将由集中进攻转为分散活动，由远海到近海，由彼岸到我岸，利用我岸作为他们的基地，利用我海区作为他的海区，利用我之交通线作为他的交通线。同时为了支援其上陆的部队作战和在我海区的海上兵力活动，势必要依赖大洋、远海的交通线，由纵深海区向前沿

不断进行后勤物资和人员的输送。这样，敌人的交通运输将更加频繁，兵力更须分散防守和巡逻警戒，为我们造成进行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作战创造条件，也极易造成敌在总体优势下的局部劣势。海军的中远海作战兵力，如潜艇、远程航空兵和导弹舰只，就能在远离我岸的敌交通线上，或纵深海域进行独立作战，以海战场的独立作战行动配合陆战场的陆空军作战。这实际是统一战略部署下的海上独立战场。我认为海军兵力在敌人纵深海区开辟海上独立战场，进行破袭游击战，对扰乱牵制敌人削弱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人分散海上兵力，将在战略上对陆战场起积极配合作用。

无论是分散的海上破袭游击战，还是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或沿海的抗登陆作战，目的都是抓住敌人要害来打击歼灭敌人。进行这一作战的兵力将是海军的正规作战兵力，辅之海上民兵在有利条件下的袭扰和破坏。这与陆地游击战有明显的不同。一望无垠的海洋无遮无拦，海上民兵难以接近敌人，海军的正规兵力必须充分认识破袭游击战的重要作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丰富海上游击战的战术，把分散的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集中打击的歼灭战很好结合起来，在海洋的广阔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

四、分散的海上破袭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集中打击的歼灭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具有广泛性、突然性、进攻性

和灵活性的特点。

广泛性。主要是指运用各种可能作战的兵力，在我兵力作战半径内的任何地点，使用各种武器，对敌人进行一切可能的打击，打一场海上人民战争。以海军兵力为主，辅以少量民兵，进行单兵种作战或多兵种合同作战，对敌小型作战编队、护航运输队、登陆队和分散活动的舰只。进行袭击，可在敌之正面或侧翼，也可在敌之航道要冲或海峡附近进行袭击；可多方向集中突击，也可逐次连续打击；可袭击，可扰乱，用一切方法进行广泛打击。

突然性。隐蔽突然袭击是以弱制强，从被动中夺取主动的重要方式。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作战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取得作战突然性，乘敌不意、攻敌不备。即使在被动状态下的抗登陆作战，也要寻找和制造有利战机，力争在海上战役、战斗中取得突然性。获取及时准确的情报，充分利用天候气象、水文地理和岛岸条件，进行战术上的佯动和运用技术伪装，是造成作战行动突然性的重要条件。

进攻性。我军在战略上实行积极防御，在海上战役、战斗中，必须以进攻为手段，绝不能实行单纯防御，也不可能有单纯防御。只有在有利条件下的战役战斗的主动进攻，才能达到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也才能完成积极防御的战略使命。

灵活性。即指灵活运用兵力和运用有利的作战形式。根据敌人海上活动情况，或集中兵力以突击，或出动小兵

力以袭扰，或对其港口、航道以封锁，或在交通线上以截击，或海面、或空中、或水下，只要能达到有利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一切灵活措施，都可实行。

为了顺利地实施上述海上作战，在海军建设指导上，我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还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统一对未来海上作战形式的认识。在海军一届六一次党委全会和军事学院海军系党委扩大大会上，我对未来海上作战形式都作过专题发言。当时苏联顾问反对，我们有的同志也不同意，通过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与专家们的共同探讨，将概念弄清楚了，取得一致的看法，并成为海军建设的指导依据之一。其实，在敌人海域、在其交通线上，进行破袭游击作战早有战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根据条件有新的发展，发挥作用。这不是我的创造。

二是必须建立一支能机动、能作战、能生存，习惯于海上艰苦斗争的作战兵力。在面对优势敌人面前，要以机智顽强的作风，百折不挠的毅力，战胜困难的自然条件和优势装备的武装敌人。意志的培养，严格的技术与战术的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核心，也是战斗力的体现。

三是要抓好海军装备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这是海上作战的物质基础。

四是要建立稳定、有效的作战指挥体制。它包括三个系统：一是侦察、观察和巡逻联成一体的保证系统，以便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二是包括防潜、防空、防雷、防原子

化学与防奸保密的防御系统，以保证兵力的安全与行动的隐蔽突然。三是建立稳定、及时的作战、通信系统，使组织指挥战斗的作战程序与作战形式的要求统一起来。

五是要建立可靠的后勤与技术保障体系，保障部队能迅速恢复作战能力。

六是要根据海上防御的战略任务、敌人态势、地理特点，合理配置兵力，进行战场建设。

以上就是我对海军未来海上作战的总体看法，迄今已过去二十多年时间。虽然当时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曾指导我们取得了海上作战的胜利，但毕竟没有经过大规模海上战争的检验，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军装备也决非昔日可比，世界大战在本世纪内乃至更长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减少，我军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以应付局部战争为重点的轨道上来。因此，当年提出的一些想法，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